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传承技术及方式研究

聂乔森

广州市城市建设咨询服务服务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9i3.4393

[摘要] 我国乡村聚落的保护与发展模式已经由点及面,从单个村落的保护走向集中连片的面状保护。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合理确定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范围。二是在集中连片区内,整合利用传统村落的资源,从单一村落的保护走向活化利用,进而带动整个片区的乡村振兴。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堂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为例,横向对比侗族传统村落分布影响因素和独特文化价值,从历史及现实联系角度划定集中连片区并提出整体保护利用策略。以期为其他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保护利用传承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 保护传承;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TU241.5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and methods of concentrate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Qiaosen Nie

Gu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Consulting Services Co., Ltd.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y country has evolved from point to surface, from the protection of a single village to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surface protection. The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two problems: First, reasonably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area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econd, in the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areas, integrate and utilize th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rotection of a single village to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then dri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entire area. Taking the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area of Tang'a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uniqu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Dong villages, delineates the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d current connections, and proposes an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other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area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2000年我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减少至270万个,意味着在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共有267位研究人员在内的20个课题组,集中对中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17个省份113个县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研究及全面审查。根据记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共有9707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民族、地域文化及建筑艺术价值的传统村落;而到了2010年,仅剩下5709个。平均每年减少7.3%,平均每天消失1.6个传统村落。在缺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代价。优先发展城

市的城市化给农村带来了包括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在内的一系列“三农”问题。本文梳理学界以往传统村落保护传承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对集中连片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承提出可行性策略。并为后续相关研究在理念层面提供参考。^[1]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传统村落是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体现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些村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科学、经济和社会价值。传统村落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体现了中华传统建筑和自然环境的结合。同时,传统村落为人群提供一

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富、景色秀丽的地方,充满了人情味和艺术感。传统村落是农村文化的载体,包含了原住民在长久岁月里留下的文明痕迹,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文化遗产。但实践中应考虑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融合。构建相关保护利用传承机制,将那些正在消失的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2]

1.2 相关概念

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而单个传统村落规模布局不大,缺少独立于区域中的文化特色,资源禀赋有限。不同村落的发展定位、重点任务等也存在相似性,同质化严重,如果陷入恶性竞争,不利于持续保护利用。此外,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涉及住建、文体广旅、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存在条块壁垒。就需要对传统村落开展集中连片性保护,针对区域内传统村落制定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策略。

表1 传统村落与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保护利用要点比较

项目名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
模式	保护利用	乡村振兴
价值体系	要素-类型评价	强调遗产—文化的关联性
产业体系	特色产业	三产融合的综合产业体系
社会关系	村民参与	村落竞合;内外联合
空间关系	村庄—村域	村庄—村域—体系

2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阶段

2.1 第一阶段：保护初始阶段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保存古物推广办法》;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1949年,《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61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2 保护法规体系形成阶段

2003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2.3 保护全面推进阶段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2014年,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2014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2.4 新时期保护与发展融合新局面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0年《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财办建[2020]47号);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2年,《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通知》(财办建[2022]6号)。^[3]

3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范围涉及到以传统村落为节点,连点串线成片形成保护利用的相关联乡村整体区域,以乡村整体区域为范围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从过去单纯地保护或利用传统村落个体,走向面向未来生产生活场景的、生态资源与村落资源相融合的连片保护利用路径,统筹城镇功能、生态环境、农业资源、人文景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科学确定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的范围。二是在集中连片区内,如何整合利用传统村落的资源,从单一村落的保护走向活化利用,进而带动整个片区的乡村振兴。

3.1 集中连片区空间范围识别

以甘肃省传统村落为例,自2012年启动传统村落评定工作以来,六批传统村落名录中甘肃省共有108个村庄入选。传统村落分布呈省域分散,局部集聚的特点。这种分布模式反映了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尤其在甘南高原、陇南山地及河西走廊沿线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态势。甘南地区同时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不同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导致的文化差异显著。集中连片保护中急需对不同文化形态进行分类,制定具体保护策略。同时,长期以来村庄发展以自然村为单元独立展开,缺乏合理划分机制及方法,未从单元层面对区域文化遗存,产业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开发保护。

3.2 区域内整合利用传统村落的资源

每个传统村落制定单独的发展策略是不现实的。应注重整体规划和区域协同。由于传统村落分布广泛,各自特点鲜明,不宜一刀切地制定单独的发展方案。可根据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将相邻或相似的村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布局。以在具体单元层次制定保护策略,避免同质竞争,资源浪费,对传统村落保护级别、风貌格局、发展潜力等进行评估,识别出优势明显、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村庄为引领。这样既可以保留每个村落的独特性,又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4]。

4 案例剖析：黔东南州堂安片区的范围划定

4.1 历史层面的区域联系：“溯古”探寻文化根脉

片区的划定首先要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关联。堂安村所在的区域是侗族“南部侗侗”文化亚区,在服饰、歌舞、信仰、习俗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进一步精确范围,规划团队深入研究了侗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历史上,侗族社会存在“款”的组织,其中“小款”的规模与唐宋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洞”大致相

当。研究发现,堂安村在历史上隶属于以肇兴为中心的“肇洞”地区。因此,以“肇洞”的历史地理范围作为划定片区的主要历史与文化依据。这个“溯古”的过程,不仅是对地方历史的学习,更是为后续确立遗产保护体系、进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4.2 现实层面的区域联系:“追今”考量发展可行性

在尊重历史文化脉络的同时,片区的划定还必须充分考虑现实的可操作性,重点是交通联系和行政区划。以肇兴镇为交通核心,在30分钟车程可达的范围内,覆盖了肇兴、堂安、纪堂等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这为形成集中连片区提供了现实的交通基础。同时,为了保证空间上的连续性和项目管理的便利性,规划将夹在几个传统村落之间的厦格村,以及连接片区与高铁站的门户村寨——归杓村,也一并纳入规划范围。这样划定出的片区面积约43平方公里,地理上格局完整,行政上均隶属于黎平县,便于后期的项目统筹与协调管理。^[5]

5 保护利用传承的整体策略与创新路径

确定整个片区的发展目标定位,在此统领下不同村落要有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差异化的职能分工,避免无序竞争与重复投资。在具体的规划策略上,强调文化聚合,构建片区整体的遗产保护体系,加强村落之间的文化关联,做好地方文化保护;产业方面,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新功能的植入,使传统村落能够承载新的功能,得到延续发展;同时要突出村民在保护利用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内外联合的方式,适当引入外部力量,使村落能够更好融入市场环境。最后在空间上,通过交通、旅游线路的串联等方式,做到空间整合和布局优化,支撑上述目标的实现。

5.1 创新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方式

保护传统村落古建筑的整体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尽可能地保留古建筑的历史信息、建筑特征和传统风貌,防止对其进行随意篡改或破坏。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仅是古建筑本身,还包括村落的传统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空间形态与环境的保护。维护村落的整体环境,保护农田、山水、古树等自然景观,使传统村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注重特色民居、历史建筑、文物古迹等传统建筑的保护。让后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

5.2 创新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机制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联系在一起。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为各方提供便利的沟通渠道,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加强村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5.3 探索县域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模式

强化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引领,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明确村落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时序。

完善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提高村落的通达性和便利性。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发展特色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针对农村房屋流转、建房用地、金融融资等政策机制障碍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5.4 建设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择优推荐传统村落进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将大数据、科技与文化有机融合,通过制作山水风格村庄布局图及拍摄村庄不同时节影像记录,全方位展现中国传统村落独特价值及文化魅力。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形成一本传统村落百科全书,实现数字化追踪与管理,以现代科技手段保护传统村落。^[6]

6 结论

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从单个点拓展到集中连片区的情况下,工作模式也要从以前单一的物质空间保护转向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是突出整体保护,从单个村落到村落产生、存在的环境,避免传统村落花瓶式保护,失去农耕文化、乡土中国的根基。二是突出持续发展,充分利用传统村落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植入新兴功能,构建起整个片区的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探索传统村落带动的乡村振兴模式。而在工作重点与方法上,尤其强调由遗产的“物”转向使用遗产的“人”,注重原住民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核心作用,关注他们改善生活居住条件的需求,适当地引入新功能,由“静态保护”转向活态的“利用传承”。

【参考文献】

- [1]胡英盛,张仲绪,刘佳敏.黄河中下游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住宅科技,2024,44(01):53-61.
- [2]王小明.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与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和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02):156-160.
- [3]何全玺,刘丛众,卞宇阳.传统村落保护背景下灵泉村空间活化策略研究[J].城市建筑,2023,20(04):33-35.
- [4]巫新洁,吴黄华.临沧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规划思考[J].居舍,2023,(29):150-153+161.
- [5]李孜臻.甘肃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外建筑,2024,(01):126-131.
- [6]黄嘉颖,王念念.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保护体系构建方法——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为例[J].规划师,2023,39(07):123-130.

作者简介:

聂乔森(1996--),男,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本科,初级工程师,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经济。